

# 日常的藝術 藝術的日常

## 如何讓藝術回歸集體的傳遞與凝聚—— 記「新寶島地攤隊 2」《「偶」像劇場》

文 / 許淑真 (高雄市立美術館「新寶島地攤隊2」主題展演活動計劃主持人)

文化藝術的發展就如同「起大鼓」被眾人抬起的大鼓和鼓手一般，雄壯而穩固，而這一切都來自於群眾對自身文化的集體認同。

在傳統的文化與大部分人類的歷史裡，藝術一直是深入社群的活動，就如同艾倫·狄桑艾亞卡所提，少部分的藝術也許脫離現實，但絕大部分的興起是為了號召多數人的加入，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繪畫、甚至講古，相較於個人的脆弱，透過藝術的魔

力，人們凝聚成的社會單位所產生的群體力量，似乎可以對抗這個強勢的世界體系與國家機器。不管是豐收舞、宗教慶典、拼布聚會、或街頭的群眾對抗，這蘊含的儀式性行為所產生的集體訊息的傳遞以及強大的社會連結力，是深具情感以及浸淫在某種特



● 楊瑞欽的傳統布袋戲偶於《「偶」像劇場》的展出局部。(許淑真攝影)

殊情境的，它帶來了社交的演出與儀式的實踐，是另一個跨越文化和時代的社會性驅力。(註一)

### 偶戲的表演是集體的儀式性活動

在許多不同的文化藝術當中，一說起戲劇(藝術)的起源，大多與宗教祭儀等的神祕活動有關，而這其中又以偶戲或以穿戴或繪製偶面的演出為主，在許多文獻的記載和文物考古的資料來看，操偶的表演普遍早於脫離偶像表演的人戲，而這不以真人而以替代物與觀眾溝通的戲劇，使偶戲帶有很突出的象徵性。早期的偶戲與我們熟知的古代祭神、巫術的儀式有關，這些由不同技術所製作出來的偶面，早已不是真實的人面，它們透過擬人化、戲劇化、以及裝扮化成為人們想要與神秘世界溝通的媒介，透過儀式與偶戲，透過神話、寓言與傳說，參與儀式的群眾視有神秘力量注入這些特別的偶，儀式中的表演賦予這些偶用於娛人悅神，也用於驅鬼除魔。

而觀看現今的偶戲，由於時代的變遷，與早先偶戲的文化或社會意義有了更多元的發展，有些脫離宗教祭典的範疇，或者有些混雜了不同文化的呈現方式，成為純藝術表現的模式，但是一種集體的儀式性行為或是揉合多類型的藝術製作，倒是成為偶戲一直不變的永恆。所以當我在持續思考高雄市立美術館的新寶島地攤隊2主題展演的第三檔時，我想偶戲是個不錯的主題，延續一貫的地攤隊精神，於是有關偶戲從文化而來、從民眾而來，並且有著強烈的視覺、工藝、表演的混合型藝術，遂以發展出十一月的《「偶」像劇場》主題展演。

### 在保存傳統與展現創新之間

在台灣傳統的偶劇裡，不能忽略的就是布袋戲與紙影戲，這次邀請的是有高雄街頭藝人執照的楊瑞欽，以及位於高雄縣的宏興閣皮影戲劇團。楊瑞欽主要以傳統戲偶製作和布袋戲展演為主，比較特別的是他以街頭賣藝的模式，也結合了偶頭的製作教學；而宏興閣皮影戲劇團除了以台灣傳統皮影戲的方式呈現，並配合傳統戲曲和北管文武場樂師伴奏演出，其中穿插原有傳統皮影戲所沒有「皮偶跳出影窗」的獨創巧思舞台，甚至加上流行表演的迷霧乾冰和燦爛的燈光，讓堅持傳統演出的宏興閣皮影戲劇團也能夾雜一些炫目的表現，這令我想起我在訪問與拍攝彰化縣和美鎮的天聖宮民俗藝術團的團長謝武雄先生時，他就提到為了家族事業的生存以及增加廟會陣頭表演的可看性，他曾參考安室奈美惠的現場演唱會，將部分舞步改編在鍾馗五鬼運財的廟會表演之中。



● 劉道訓在高美館的《「偶」像劇場》中與觀眾一起即興合作演出。(林宏龍攝影)

而傳統民俗的表演場域，越來越多在非傳統廟會的演出之外，也就是傳統偶戲已經不能單純的想像只為宗教或祭典服務，有的甚至溢出原有的宗教系統，如以劉道訓為首的光鹽紙影戲團早期就是以演出聖經的故事為主，而且還將原有用皮所製作的影子戲偶，轉變成用硬紙或透明膠片製作，減少製作成本與難度，還有演出非傳統的歷史劇...等，更是傳統紙影戲所沒有的，這次劉道訓表演的三尊超大型紙影偶，是他與藝術家劉運洲所共同繪製出來的，跳出傳統的影窗，不用光影照樣可以在光天化日的戶外場所表演。在宏興閣皮影戲劇團和光鹽紙影戲團身上，可以看到民間藝師與團隊在持續傳統與展現創新之間，得到更多元的發展，而這些都是屬於群眾與日常的藝術，不管是在保存文化傳統或是奮力在當代生活之中尋求連結，莫不企圖獲得與群眾更多的對話。

### 日常的藝術：藝術的日常

而這次邀請的主題藝術家是來自於台北的飛人集社，身兼飛人集社團長、編導、演出與戲偶設計製作為一身的石佩玉，是以關懷台灣在地都市生活文化為主要的創作方向，擅長結合人物戀、寫實奇幻的玩物劇場。2004年的娃娃屋系列《廚房》偶戲作品運用人偶共演的模式，藉由一個封閉廚房裡家庭主婦的日常生活與廣播故事《白蛇傳》寫實與意象間的劇情交錯，一古一今的點出現代女性所面臨的家庭/愛情情節，也包含母女間的回憶，與對幸福的質疑。將日常用品製作成戲偶，是石佩玉相當擅長且重要的創作元素，在這次高美館的《「偶」像劇場》中，她展示





● 遇見偶工作室成員莊碧珠的作品，描繪出居家婦女想要到處旅行的心情。(許淑真攝影)

了近年來多場偶劇的戲偶，並在現場演出《夢》，一樣的《夢》劇石佩玉運用日常生活物件所製成戲偶的演出，娓娓道來屬於現代生活中孤單老人的寂寥與無奈。(註二)

而另一個展出團隊——遇見偶工作室，其成員是高雄市三民區和高雄縣鳥松鄉一群在國高中教授聯



● 許淑真作品《Love Mapping—彰化和美》，前面為的藝術家本人，而後面則為嫁來台灣廟陣家族的越南籍媳婦阮玉明心，她們手臂上用畫臉的顏料分別寫下中文和越文的誓言，希望有一天一起回到阮玉明心的家鄉頭頓(Vung Tau)。(林柏樑攝影)

課活動的手工藝老師們，她們取名「遇見偶」中的偶具有台灣國語「我」的意思。這次展演活動是她們利用與自我的對話，製作出融合多種手工藝技術的自「偶」(我)的作品，她們把理想中的偶(我)與現實中不可能實現的偶(我)具象化，以一種演員劇場的敘事模式，利用空間敘事法呈現風格迥異的靜態偶劇空間，而這背後含有的集體藝術治療的效果，也是為什麼有許許多多的社區劇場與社區工藝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 藝術回歸集體的傳遞與凝聚

而不管是傳統的戲劇或是當代的劇場，在當今台灣的文化政策裡一直是被當作是保護與扶植的對象，許多團體已經面臨岌岌可危或是傳承的危機，這也許是我們把藝術當作是試管中的純種基因，沒有把它放在野外與環境共同生長的原因。就如同前面所提的天聖宮民俗藝術團，他們早在十幾年前推出台灣第一個女子八家將團，就成為她們這幾年來最熱門演出的陣頭之一，雖然團長謝武雄說是媽祖托夢給他，但這裡也許不乏競爭的因素。謝武雄違反原有以男性成員為主的八家將團傳統，而且主要由家族中第三代妯娌們來扮演，裡面還包括已經嫁到他們家族快四年的越南籍三媳婦的阮玉明心。他們維繫著傳統家族廟陣的生活方式(不同於現在的幫派廟陣組織)，讓我目睹了台灣當代民俗藝術中結合了文化(含新移民文化)、婚姻、宗教、與區域性經濟活動的種種日常。

姑且不談對於傳統文化藝術在保存傳統與展現創新之間的爭議，但是對於民間經濟與社會脈動所長出的奇花異果，的確是所謂的專家與學者所難以左右的。但當我們再次提及如何讓文化藝術回歸集體的傳遞與凝聚時，一個日本案例是值得我們去深思與討論，那就是被日本指定重要無形文化財產的飛騨



● 飛騨古川祭的「花車巡行」，上圖為麒麟台木偶奉納，下圖為白虎台孩子歌舞伎奉納。(上圖盧建銘攝影提供、下圖取自網站<http://www.city.hida.gifu.jp/kanko/foreign/ch/keshiki/photo/festiva1/index.html>)

市古川祭。除了台灣所熟知古川町全體居民經歷四十年身體力行改善生活環境的社區營造活動之外(註三)，不能忽略的是每年的古川祭，這其中除了四月十九日天下奇祭「起大鼓」的裸祭和爭鬥祭之外，還有二十日的「花車巡行」(註四)，而我們要談的就是有關「花車巡行」的部份。

每年的古川祭都有九台花車的巡行，花車上有著用線操控的偶戲以及日本古樂，每個偶或花車所發出的音樂，就代表車內有人做現場的演奏，這都維持了最古老的技術，而因為小孩身型小可以減少花車的負擔，所以擔任花車上的操偶與古樂的吹奏，當然最重要的是有技藝傳承的顧慮。而每一個社居(相當於我們稱之的里)都有一台，平常花車的存放被分解為大的骨架被放在大的公共空間，而一些小的構件則被分散放在各個家族，以分散風險，重點是收藏小構件的家族還要傳承構件中的彫刻或者繪畫的技法，以防花車毀損時還有人可以再製。

用家族的集體力量以及儀式祭典的需求，完整保存古川祭中「花車巡行」裡物質與非物質的文化產，這裡的文化發展是群體性的，並由社群自發性而來，這樣的文化藝術發展通過了歷史歲月，有不受政策來來去去的影響，這樣的社會力具有超越反動與進步的地方感，這樣文化藝術的發展就如同「起大鼓」被眾人抬起的大鼓和鼓手一般，雄壯而穩固，而非不堪一擊的藝術孤挺花，而這一切都來自於群眾對自身文化的集體認同。✎

註釋：

註一：這個段落所提及的藝術在演化上的價值、藝術是怎樣開始的、藝術是為何而做，主要是以華盛頓大學獨立學者艾倫·狄桑亞卡(Ellen Dissanayake)歷年來的學說，以及2007年10月在密西根大學的一場座談會為主要依據。

註二：《夢》的故事結構為一個在等公車的老婆，在公車站等到睡著。夢裡，看見了生活裡的物件變成了各種角色，包括飛在天空的金魚、嫌她囉嗦的兒子、逝去的老公、和照顧他的菲傭瑪麗亞，情境異常的熱鬧。夢醒，卻還是孤單一個人。

註三：在1960年代之前古川町的瀬戶川，充滿淤泥並髒亂不堪，當地居民群體總動員發起「使社會更光明、使街道更美麗運動」，古川町的社區改造運動因而萌芽，至今四十年持續不斷的社區營造，並曾獲得日本「故鄉營造大獎」。

註四：這裡的花車巡行指的是本樂祭的神輿行列，花車日文的漢字為「屋台」，從天明二年(1782年)至今一直維持九座「屋台」，分別是「神樂台」、「金龜台」、「龍笛台」、「清曜台」、「鳳凰台」、「青龍台」、「三光台」、「麒麟台」、和「白虎台」。